



希望了解更多“新视界”报道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共账号“新民锦读”。

# 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47 期 | 2014 年 4 月 12 日 星期六 责编:王文佳 视觉:戴佳嘉 编辑邮箱:xmjdb@xmwb.com.cn



他们在大剧院、音乐厅舞台普及交响乐,他们在听障者、“星星儿”身边传递音乐梦,他们在地铁站、街巷边手持乐器与你我擦肩……

上海城市交响乐团,由业余爱乐者组成,却将文化能量输送到上海的各个角落。就像8年前取名时希望的,“音乐,属于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”。



► 2013年6月,曹鹏指挥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演出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

## 爱音乐,以城市之名

本报记者 范洁

### 迟到和早退,都要表扬

时针指过晚上8时,中福会少年宫10楼管乐厅,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排练过半。时似疾风骤雨,时似莺啼燕啾的奏鸣声中,陆续有人推门进出,一边刚摆出乐器匆促落座,一边则合起乐谱悄然离开。没有言语,无需示意,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每周三的排练,迟到和早退已成一种默契。

“专业乐团晚到一分钟我批评,但‘城交’的乐手都有自己的工作,哪怕能练上半个钟头都来排练让我感动。”在指挥曹鹏看来,对于这支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乐团,“不准时”没人批评;啃着面包从宝山赶来的大学生、抱个电脑加班的外企白领,在走廊电话不断的律所合伙人……“见缝插针赶来参加,难道不值得表扬?太了不起!”

成立至今,“城交”已走过8年,每周雷打不动坚持排练,最令曹鹏欣慰和骄傲。注册会员近300人,有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爱乐者,也有从职业交响乐团退休的老乐手,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国乐迷,怀揣对艺术的深情热爱汇聚至此,在共度两小时的音乐旅程后,重新奔向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,甚至世界的其他角落。

曹鹏记得,有个墨西哥圆号手,一次在街上看到团员拿着小号,也硬跟着来了“城交”排练,大家都叫他“路上捡来的孩子”,因为他把乐器留在墨西哥,乐团专门为他借了圆号。还有个吹黑管的日本姑娘,在苏州工作时经常特地过来,排练一半再赶晚上9时45分的返程火车。

有些外国团员工作结束回国,如果来上海出差恰逢周三,竟会带上乐器参加排练。“黑管、双簧管、长笛等随身携带比较方便,我们曾有个拉大提琴的德国乐手,是万得城的总经理,有两次到上海开会,晚上居然也备好琴来了!”

“在美国,几乎每座城市的每个区都有一个交响乐团;在德国,乐队密度甚至达到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支;在日本,登记在册的交响乐



■ 银行职员曹晓辰(左一)赶到少年宫参加4月9日晚的“城交”排练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

团有近300个,仅东京就有100多个。”曹鹏时常在想,如果中国能有100个业余交响乐团,那会是什么样?

### 交响无业余,永不毕业

“2005年9月30日,星期五,晴。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。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盼来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位于南京西路、茂名路口通利琴行的初次见面会。”“城交”的乐手间流传着一本日记,在第一页上长笛手蔡萍如是写道。

从南洋模范中学到上海交通大学,作为两校学生交响乐团的“元老”,蔡萍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跟随曹鹏,熟稔如家人。然而,当毕业后离校工作,她却苦于找不到“组织”只好将长笛搁置,逢年过节便向恩师感慨“不知这辈子是否还有可能再参加乐团”。

像这样的年轻人,曹鹏身边还有很多。“这些孩子希望与音乐在一起,从中获得修养和希望,这才是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。”

于是,他和两个女儿组建起内地第一支业余交响乐团,自己出任指挥兼艺术总监,大女儿曹小夏当起团长包揽行政,小女儿夏小

曹则坐上首席引领演奏。“当时想了很多名字,最后决定还是叫‘上海城市交响乐团’,因为音乐属于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。”

难题接踵而至。没有场地,借用琴行简陋的地下储藏室;没有经费,垫上数十万注册资金;声部不齐,从上海交响乐团请来专业乐手助阵。满怀期待第一次排练,曹鹏却坦言“惨不忍听”：“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,简直不行,稀里哗啦,乱七八糟,完全合不到一起,我心里很着急,这怎么办?能办下去吗?”

如果再过两三年,技艺将更加生疏,足见不能再耽搁和荒废了!

初次试谱,更坚定曹鹏成立业余乐团的念头:学生乐团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很多孩子刚入门就毕业,但音乐和艺术的学习,永远没有毕业!

“我一直强调,交响乐无业余。他们既然来了,肯定严格要求!”贝多芬第五、勃拉姆斯第二、拉赫玛尼诺夫第三……很多“大部头”交响乐,曹鹏都领着乐团“啃”了下来,“‘城交’毫不逊色于专业乐团,排练、演出都必须高水准,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,不如解散!”

### 演出不求多,保证质量

“4月20日,是‘爱在城市’关爱自闭症专场音乐会。时间很紧迫,请大家努力!”排练前,曹小夏站上指挥台叮嘱。

“曹老师好像又瘦了。”后排冒出一句嘀咕,很快被试音声掩盖。

一临近演出,曹小夏“每天都像打仗一样”,经常从早上7时熬至次日凌晨,只睡三四个小时。伴随“城交”走上正轨,不仅得到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和企业的资金扶持,很多地方也抛来演出的“橄榄枝”,去年“城交”共有大小19场演出,但曹小夏有意识地控制着总量。“别人觉得‘城交’耍大牌,是我们真不能有那么多演出,要保证质量。”

赚钱从来不是乐团的重点,有团员开玩笑说去拉点赞助募点钱,曹小夏总是回答:“交响乐讲求合作,就是多排练,多磨合。水平提高,自然会有人来支持我们,自己没做好,先想到赚钱是不可能的。”

现在,市面上有些节庆、婚庆乐队,演出前只排练一次,甚至不排练就直接上场,对交响乐则是一种亵渎。

对于业余乐团,演出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。提前两个月拟定名单、通知乐手,邮件、电话逐一确认,但仍是漫无止境的“计划赶不上变化”：“再提前也没用,早上要出发,半夜都会接到电话说‘老板让我明天出差’。能怎么办?一句话也没有,业余乐团的问题就在这里。”交响乐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很多次,曹小夏只能临时从专业乐团借人。

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除乐手外,起码有三四个办公室、几十号工作人员,但“城交”的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曹小夏包揽——组织排练、对外联络,甚至交流谈心。而乐团的办公室,则是租在曹家同幢公寓楼里的一处小套间,因为曹鹏经常修改乐谱,这样要查找、复印、打字方便多了,再之,他觉得女儿习惯性加班至深夜,回家太不安全。

(下转 A10 版)